

RÉINVENTER L'AMOUR

Mona Chollet



COMMENT LE PATRIARCAT SABOTE LES RELATIONS HÉTÉROSEXUELLES

Nombre de femmes et d'hommes qui cherchent l'épanouissement amoureux ensemble se retrouvent très démunis face au troisième protagoniste qui s'invite dans leur salon ou dans leur lit: le patriarcat. Sur une question qui hante les féministes depuis des décennies et qui revient aujourd'hui au premier plan de leurs préoccupations, celle de l'amour hétérosexuel, ce livre propose une série d'éclairages.

ZONES

Au cœur de nos comédies romantiques, de nos représentations du couple idéal, est souvent encodée une forme d'infériorité féminine, suggérant que les femmes devraient choisir entre la pleine expression d'elles-mêmes et le bonheur amoureux. Le conditionnement social subi par chacun, qui persuade les hommes que tout leur est dû, tout en valorisant chez les femmes l'abnégation et le dévouement, et en minant leur confiance en elles, produit des déséquilibres de pouvoir qui peuvent culminer en violences physiques et psychologiques. Même l'attitude que chacun est poussé à adopter à l'égard de l'amour, les femmes apprenant à le (sur?) valoriser et les hommes à lui

重塑爱情：如何 摆脱父权制对两 性关系的影响 莫娜·肖莱

Réinventer l'amour : Comment le patriarcat sabote les relations hétérosexuelles

Mona Chollet

阅读分享人：酸酸

莫娜·肖莱 (Mona Chollet)

法裔瑞士作家，《世界外交论衡》 (*Monde diplomatique*) 的记者。著有《致命的美丽：女性异化之新面貌》 (*Beauté fatale. Les nouveaux visages d'une aliénation féminine*, 2012)、《在家：家宅之内的奥德赛》 (*Chez soi. Une odysée de l'espace domestique*, 2015)、《女巫”：不可战胜的女性》 (*Sorcières: La puissance invaincue des femmes*, 2018) 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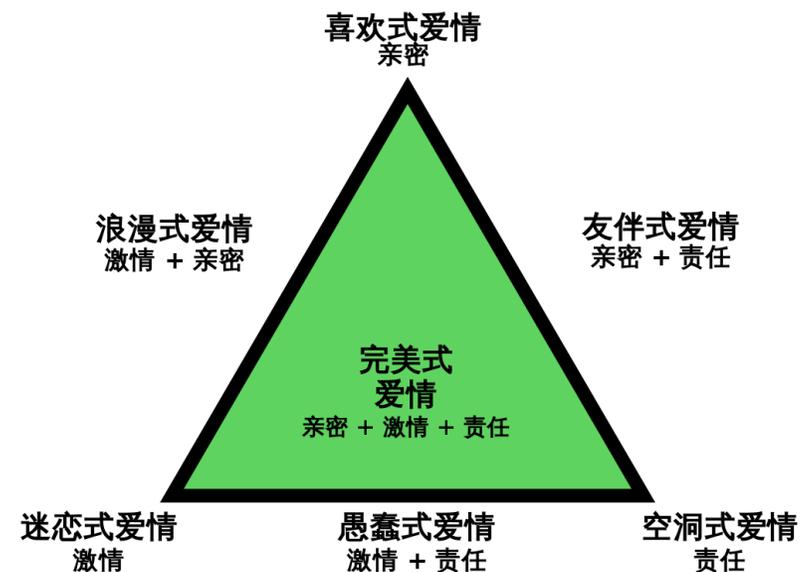
Introduction

- 作者在本书中探讨了父权制对异性恋关系的影响
- 作者使用了海量的范例指明了一些常见的异性恋被父权文化统治以及改写的痕迹，比如：
 - 男女恋爱关系中的不对等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互动
 - 感情世界里“普遍”存在的，不平等，控制和暴力
 - 女性对于爱情的“幻想”
 - 女性如何沦为父权制下亲密关系的“受害者”，并“甘之如饴”



当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 “从前书信很慢，车马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 阿兰·巴迪欧说：“爱情的幸福是时间能够容纳永恒的证据。”
- 安妮·埃尔诺在《简单的激情》的结尾如此总结她与情人“A”的恋情：“多亏他，我接近了把我和另一个人分开的距离，近到有时我会想象着跨越这个距离。我用另一种单位丈量了时间，这个单位是我全部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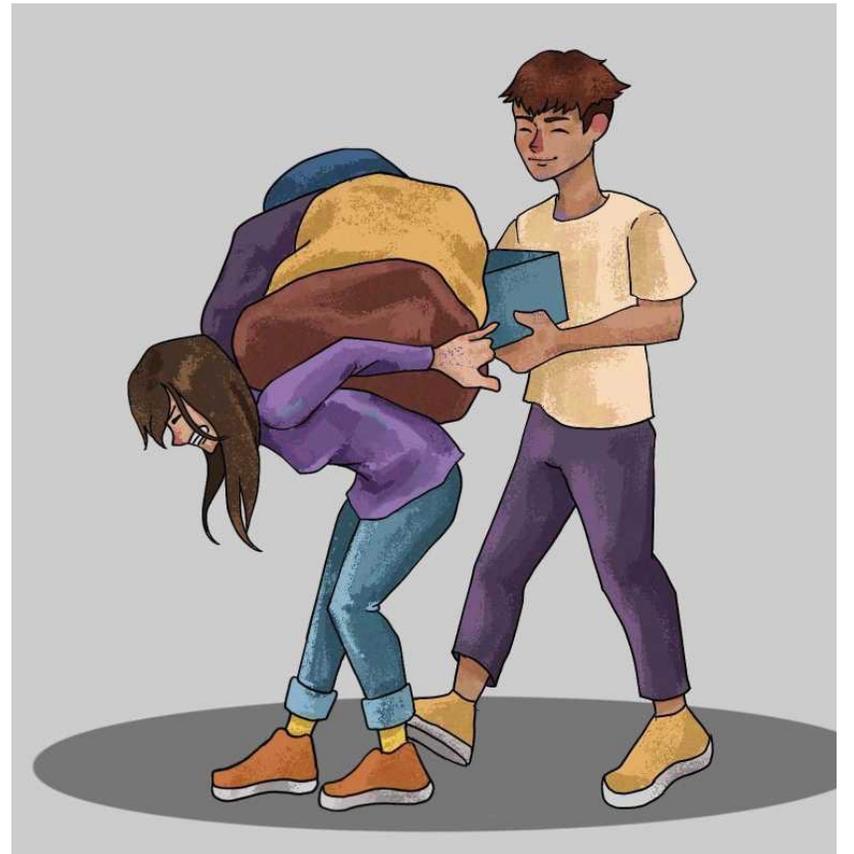


玛丽娜·阿布拉
莫维奇
《艺术家在场》
(The Artist Is
Present)



爱情中的权力不平衡

- 内林鼓励读者勇敢去爱，放肆去爱，带着搏斗的精神去爱，同时承担失败的风险——一次失败有时比多次成功更能体现一个人的高尚（只有女性哦）。
- “爱情在它最强大、最野蛮和最真挚的状态下，是一个恶魔。”
- “它是信仰，是高风险的奇遇，是英雄主义的行为。爱是狂喜和伤害，精神超脱和危险，利他主义和放纵。从很多方面来看，爱是神圣的疯狂——在柏拉图时代，人们的确这么认为。”





父权统治情欲化

- 温迪·兰福德注意到：“我们会被这样一种假说迷惑，那就是恋爱的感觉是不会出错的，因为真心和自由说的是同样的语言。然而，这种浪漫主义很有可能完美地掩盖了各种权力关系。”
- 结构性暴力：人类被束缚在社会结构给定的角色中削足适履。何为父母，何为子女，何为丈夫，何为妻子。两性情感中根本性的痛苦来源在于无法夺回对自我的定义权。社会性别假象背后的真实结构是统治与被统治，在这一统治结构里，人无法给予和获取平等的爱。异性恋如此，同性恋亦然。
- 作家达利亚·贾布里勒指出，爱情“被描述成一种非政治、超越一切的情感领域，我们不由自主地陷入其中，但实际上，爱情是被深深地政治化的，它与更广泛的结构暴力联系在一起。所有被种族化的女性都被迫面临这一系列结构性暴力”。

你不能说自己想瘦
你得说 你是为了健康
所以不得不逼着自己瘦
你要有钱 但是不能张口要钱
否则就是俗
你要往上爬 但不能靠手腕
要有领导力 但不能压制别人的想法
你必须喜欢当妈妈
但不能整天把孩子挂在嘴上
你要有自己的事业
但同时 你得把身边的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如果男人干了荒唐事 就是女人的问题 这很离谱
可如果你公之于众 他们就骂你是怨妇
你要为男人而美
但不能过度 让男人有非分之想
或者让女人有危机感
因为要想融入女人圈 就不能过于突出
你必须懂得感恩
但是别忘了系统是受操控的
你要想办法接受
同时还要心存感激
你永远不能变老
永远不能失态
永远不能炫耀
永远不能自私
永远不能消沉 不能失败 不能胆怯
永远不能离经叛道
这太困难了 处处都是矛盾
而且绝对不会有人奖励你或感谢你
到了最后 你不但做错了所有事

父权制下的女性

- 对于人类男性来说，暴力自古有之，考古学也证实了这一点。身高和社会统治不无关系。
- 对女性物理（形体，声音）上的“阉割”
 - 撒哈拉西部的某些游牧民族中，人们会在结婚前填喂女孩，约束她们的行动，从而更好地控制她们。妇女被圈起来，完全依赖男性生活；而说到中国女性的缠足，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让女性行动不稳，凸显她们的娇弱。
- “女性气质”通常意味着一个人在能力展现上被束缚、矮化、限制。就这样，人们鼓励女性运动，拥有更苗条紧致的身材，但她们又得注意只能练出不过分明显的、纤细的肌肉，不要展示过多的力量。
- 对女性过度的“审美审查” - “女健美运动员”
- 满足白男殖民幻想的“女性” - 女性的符号化 - 黄皮肤小女人/大溪地女人/非裔（被剥夺的个人身份）

不可言说的爱情

- 爱情这个话题只有在被男性理论化的时候才是严肃正当的，可“女人往往才是爱情的实践者”。
- 讨论爱情让人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软肋、欲望、弱点、疑虑以及多愁善感，尤其是多愁善感这种我们被教导去鄙视、指责的女性特质。“我们远没有聊透爱情的憧憬，”
- 非裔美国作家贝尔·胡克斯在**2002**年如此总结道，“我们可以讨论对权力的渴望，却不能讨论对爱情的渴望。后者应该成为秘密，将它说出口就等同于把自己归到弱者、情种的行列里。”





女性为何对爱情抱有更多幻想？

- “爱情赋予了女性讲故事的权利，或者进入历史的权利。女性是在作为被爱之人和恋爱中的人的过程中让自己被讨论，成为故事的主角的。”
- 文学给予女性更多对于爱情的幻想，鼓舞着女性去追求爱情，于是女性的每一次出行都期待着一场浪漫的邂逅，于是女性在爱恋中更愿意去承受痛苦以追求“白头偕老”的美梦，从而与浪漫小说中的女主角感同身受。
- 而男性是不能够对爱情过于感兴趣的，因为过度兴趣会使他们作为‘男孩’的名誉和自我定义便面临被质疑的风险，失去支配者地位。
- 根据上述标准评估自己与同龄人，占据了这些年轻女性谈话的关键部分。为了增加自己的“情色资本”，她们节食、锻炼、互换衣服。她们所有出行—去游泳池、参加派对或去酒吧—背后的动机都是渴望一次浪漫邂逅。

厌女悖论&“深度异性恋”

- 在我们的文化中，异性恋男性表达他们对女性的欲望，但同时被怂恿着去鄙视、憎恨女性。异性恋和厌女的结合是如此被自然化，以至于一个不具备大男子主义的男性会被系统性地视为同性恋。
- 与其把自己的性取向当作一种需要忍受的宿命，异性恋男女不如积极投入，反思自己的性取向，将其变为自我选择。



薛定谔的 “爱”

- 媒介中通过表达爱情的不在场，以证明其存在过的叙事方式
- “表达爱的缺席带来的痛苦，比表达爱的存在与爱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简单。” -- 贝尔·胡克斯
- 拒绝对“爱情如何被体验”产生兴趣，源于对二人世界的蔑视。在这种情况下，情侣生活是平淡无奇、充满资产阶级趣味和无聊的。这种蔑视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普遍喜欢那些不可能的爱情故事，那些戛然而止、结局凄惨的故事，如谋杀、自杀，或兼而有之。
- 我们的爱情文化既墨守成规，又病态（且厌女）。
- “我们的文化不断地把男性能够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当作他们爱的证明，我们的爱情观渗透着一种死亡文化。”



异性恋中的女性困境

- "女性气质"在男性凝视之下的高要求
- 父权制下的女性低自尊常态
- 对于性爱的区分和理解与男性的差异
- 男性抽象的爱 vs 女性具体的爱



女性情谊

- 厌女环境中的女性不仅有强烈的自厌情绪，也难以建立同性之间的连接
- 在男性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的环境中，女性被迫陷入内卷（雌竞）
-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让女性彼此作对（有时甚至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是一种条件反射，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 而谁曾想过用两个女人在她们的终生情谊和对同一个男人的爱之间挣扎的故事来感动观众呢？要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份和自我价值有非常强烈和牢固的意识，必须确信自己在任何方面都拥有主权。而这些事物，女性很少有机会获得，但我们可以努力培养并获得它们。



性幻想与女性主义矛盾吗？

- 就这样，在诸如此类的电影中，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女性观众学会了将暴力、威胁与诱惑联系在一起，而包括乔纳森·麦金托什在内的数百万男性观众懂得了女性的“不”不过是不敢承认的“是”，她们的愤怒不过是假装的，她们的咒骂不过是欲擒故纵。简而言之，我的情色幻想是建立在强奸文化基础之上的—或许你们的也是。
- 她强调，“你不想被迫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你想要的恰恰相反：你想要某个人做你要他对你做的事情
- “我们在自己所有的幻想中都是赢家”，包括强奸幻想：“所谓的‘强奸犯’，其实是我们请入剧情中的‘解围人’，以使我们超越女性在性方面的终生禁忌。”它让我们摆脱对欲望的罪恶感。
- 当女性发誓她们完全不想在现实层面臣服、被折磨或被强暴，发誓她们坚持自己身心的完整性，发誓她们是独立女性、女权主义者等时，我们应该.....相信她们。或许，我们也可以相信我们自己。由于我们的幻想在我们试图达到最高愉悦的时候形成，我们可以认为，幻想的目的在于通过所有可能的方法抹平我们遇到的困难。那么，如果说幻想中包含的虐恋元素不是一种无意间侵入渗透的毒药，而是一种解药呢？这些虐恋元素拥有很大的可塑性，它们在弹指间出现，如果它们不让我们满意，便又以同样快的速度消失；它们是实用主义的，它们极尽所能
- “读克里斯蒂娜·德尔菲”和“幻想被人当作婊子”不意味着任何矛盾，而只是代表了面对性别歧视的两种互不相同却互为补充的出路，即两种我们交替使用的心理工具
- 如果幻想没消失，是因为男性统治没有消失，而我们需要这些幻想来疏解压力

我们知道，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反映或投射的关系，反倒具有像梦一样的补偿填充的功能。我们也许正是因为想象中杀过无数次人，所以才可以在现实中不去杀人。

/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 · 公开性行为·私人性行为
上野千鹤子

女人，这千年来的缄默者，缄默，出于谨慎，缄默，为了体面，她们脑海中都有一个爱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一定是0的世界，当然不是——甚至0的世界让她们感到恐惧，但是她们有她们的世界。她们曾缄默着。但这结束了。她们要说，她们在说。

让我们希望她们中说的人越来越多，说得越来越响亮，并且在我们的所谓的对爱的定义中，她们的声音最终会占据一席之地。

谢谢大家的参与！下面是问题时间。